



客厅里的镜子、吊灯、壁灯和座椅都是从法国运回来的古董，与下面的真火壁炉相配，格调和品质都完美得让人惊叹。



“风格就是心灵的容颜”
——叔本华



HOME FIGURE

波木：承载心灵容颜的工作坊

编辑·余雯婷、张炜 造型·王悦 撰文·卢语荒 摄影·马晓春 版式设计·刘强

一个家的风格往往能够全方面地呈现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艺术家波木自己设计和建造这座落在北京上苑艺术村的工作室之家，就将他的工作、爱好、收藏、对于生活的感悟，以及对于艺术和设计美学的思考展现得几近淋漓。



这里是生活区的正厅。面积极大的正厅有着西式古典风格。右墙两幅巨大的油画是朋友的赠与。墙顶的主吊灯及与墙壁镜边两盏副灯辉映。1911年的古钢琴静立左侧。这里有着时间痕迹的家居用品大多从法国运回。



入门的楼梯口，巴洛克风格的镜子与水晶灯座流露出豪华感，而极具东方韵味的战马与坐佛透露出内敛的韵味。



高大的香蕉树、坐佛、香炉让这个小小宁静的冥想室充满正能量。



书房，赫然高挑敞亮的空间与高大的香蕉树相互呼应，阳光透过落地长窗散落在藏书室、写字台、沙发围绕的壁炉影音区。各种音乐、人文、艺术、建筑和园艺等方面的书籍，零散地放在每一个能够顺手拿起来就阅读的地方。影音区的墙面上是一件大幅的清代东阳木制雕刻的藻井板，“双凤呈祥”。

找寻“迷失的永恒”

2011年10月28日，波木的有机艺术作品1号《迷失的永恒》在上海外滩美术馆进行现场创作，他通过改良的摄影感光乳剂涂布并放大显影在真人的身体上，影像定影后立即被清洗。整个过程分为：艺术家现场创作——短暂保留——清洗消失——拍卖收藏四步。在整个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清晰明了地见证了生命的短暂与纯粹，这件作品以17万人民币成交。收藏者最终收藏的是纯粹的——感觉（非实体性作品），收藏者蒋琼耳夫妇就是这个感觉背后的“迷失派”见证人。

藉由这样的机缘，我们来到波木的工作坊与他进一步地交流。他从他的“裸思（LOST迷失）主义”思想观念，再谈到他信奉的末世箴言“选择迷失比迷失还要重要，因为你已经走在了前面”。艺术家波木原名高波，曾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和设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波木去了巴黎，签约法国视觉VU图片社，他的艺术作品也曾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得多个奖项。

有时很难将波木的艺术创作归类于某种单一的艺术种类，他的艺术创作涉及绘画、设计、摄影、建筑、综合材料和新媒体艺术。对于艺术创作的意识层面，他说：“创作的意识分为三层，一种被称为无意识创作，也就是最高层面的‘不辩’，另外就是潜意识，还有就是有意识，也就是最表层的意识。”他似乎更相信无意识的艺术创作。

从他的谈话和藏书可以看出他对古典音乐、电影、哲学、文学、当代艺术理论、建筑和植物学等都有广泛的兴趣。1997年，他接受委约在全球拍摄建筑师贝聿铭建筑代表作品，并由他完成设计，编辑和制作《贝氏实本》。这本贝聿铭大师八十年建筑生涯纪念画册，1998年获德国“世界最美的书”教科文组织德国委员会奖。这本书之后波木还尝试了几家小型建筑设计并成立了以博藏设计（BoARCHI）命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对于这些综合的文化元素，都被他视为个人创作中的脚手架：“我其实很像是一个盖楼的建筑工人，借用这些脚手架搭建我的作品，完成作品之后就会拆掉这些脚手架。”

波木的家位于北京以北30多公里处，偌大的院落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南边的工作室与北面的生活区域，贯连其中的是白色石子铺就的弯曲小径和各种花草组团的花园。穿过院子里的碎石路至波木的工作室，就像一部音乐作品中的调性急转。大幅的作品占满了足够大的空间，一些作品被纱布覆盖着，用灯管缠绕成的无法阅读的文字散发着红光，整个作品让我们想重新解构创作者费解的意念。整个建筑群都是波木独立设计完成的，“艺术创作不疯没有希望，而生活中疯了就更没有希望了，所以一定要分区域”，这两个部分也是波木的两个世界。

偶得的“时间典藏”

走进书房，赫然高挑敞亮的空间与高大的植物相互呼应，阳光透过落地长窗散落在藏书室、写字台、沙发围绕的壁炉影音区域和屈膝托坐的“自在观音”佛像的冥想空间。各种音乐、人文、艺术、建筑和园艺等方面的书籍，零散地放在每一个能够顺手拿起来就阅读的地方，不同版本的CD有序地排列在特制的CD架上。从关于马勒的书籍和CD的数量就可以窥见是他喜欢的音乐家之一，



会客室的一角，也是波木的工作区域，桌上摆着很多哲学和摄影方面的书籍。



落地窗前摆放着百年的古钢琴，而墙面特意留的墙槽放置着波木收藏的摄影作品，很多都是来自国外知名摄影师朋友的赠送和交换。



厨房的拐角以及楼梯处悬挂着不同风格的摄影作品，最为醒目是西式的案几，已经有上百年历史。



一组装裱成套的蕾丝面料图案照片，这组从法国淘来的传统纸基放大照片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波木借用音乐语言创作出某种新的表达介质（波木正在创作的装置就是将马勒的音乐语言与视觉的装置艺术进行组合），阐释出他的独有见解。书房里的藏品中有一件大幅的清代东阳木制雕刻的藻井板，“双凤呈祥”、“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的深浮雕双凤与芙蓉花鲜活地蜿蜒伸展，“这难道不是中国的分离派作品吗？中国的民间艺术中很少有这样自由的表达，它也许是出于工匠偶然打破了惯常的民间审美，有着极高的美学价值。”波木说。在日常生活中，波木喜欢收藏具有“偶得的时间典藏”的物品。走入客厅，有着时间痕迹的物件散落在各处。客厅的墙上有一条架板，是他收藏作品摆放的地方，其中尺幅最大的是本文的摄影师马晓春为他设计的一个建筑拍的摄影作品，另外还有一幅是法国著名的哈古尔（HARCOURT）照相馆为他拍摄的黑白肖像，波木常用这幅照片作为对外公开的肖像照片。我们还看到一封信的手稿，那是他在大学的老师吴冠中先生为他的摄影集写的序言，前年老师辞世后被他小心地装裱起来。所有收藏品当中，最为珍贵的是一幅伦勃朗的腐蚀铜版画，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临摹过伦勃朗的作品，这是在法国偶然间得到的。”客厅里的古钢琴，印鉴标着1911年的时间刻度，弹起的音符依旧动听。这里还有一张三人坐的宫廷椅和四把单人宫廷椅，是完整的5件套。他说：“这套椅子是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在法国并不罕见。”家里还有一些古董物品来自拍卖会，一个1878年的巨大木制烛台就是他 from 拍卖会上用50欧元拍得的。餐厅墙面还有一组装裱成套的蕾丝面料图案照片，这组从法国淘来的传统纸基放大照片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审美随时间而节制

谈起整个家居用品的风格，波木谦虚地说：“这些都是从法国运回来的‘旧破烂’和中国的很多‘老破烂’，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只不过我把它们混合在了一个恰当的环境当中，显得它们很‘高贵’。现在的工作坊居所和我10多年前初建时有很大不同。最大不同，可能是对于居住的认识。年轻时的审美和现在不一样，还有就是10前的经济条件与家居用品市场等诸多条件因素的限制。”波木从自己设计的大理石方柱支撑的椭圆形的玻璃餐桌开始谈到：“工作坊居所整体的设计理念很简单，前后这两个区域有着不同的性格，生活区要完全贴近人的需求，它不是为设计而设计，我的审美观开始更趋于平实，居住的环境不是一个炫耀的场所，甚至过度的设计会影响生活的自由度。”在这个生活区当中，随处都能看到实用为先之处，厨房与餐厅之间以一面壁炉墙做为分区，墙面悬挂着一幅他的学生时期的静物习作，墙的另一面则是酒柜，餐厅里同样地摆放着波木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小物件，“云游的偶得”波木语。

如今波木有些深居简出，一两个星期才会出村进城：“只是进城办事才出门，朋友们常来我这里，听音乐、喝酒、聊天，再打打桌球。”开春时，波木的院子里会种植无污染的绿色蔬菜，“春、夏、秋三季几乎都不买菜”。对于工作，波木说他遵循着“国际时间，随时都可能有时差”，完全没有时间规律可循，视创作而定，甚至助手也是这样。在创作时，对已成型的作品推翻重来是常有的事，他说：“否定某样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已经得到了。否定不是遗憾。”



波木在建成的新工作室，现在他专注在以明胶乳化银为基础材料的综合材料、新媒体艺术、有机艺术和戏剧现成品的作品创作上。